

周文翰

让古代「著名的空心人」活起来

古代文化名人传记一直备受热捧，一些不太受重视或有“歧见”的书画艺术大家的传记近些年来也开始走红，作家、艺术评论家周文翰一直潜心于相关创作，继出版《文徵明》《赵孟頫》后，黄公望、倪瓒、王羲之、苏轼、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人的传记也将陆续推出。关于古代艺术家的写作有何体会？对当下的美术创作有何观感？日前周文翰接受羊城晚报记者专访——

文化上的“思乡病”促成写作

羊城晚报：为什么会选择这些古代艺术家传记？

周文翰：二十年前我大学毕业，最开始关注的是当代艺术和创意文化。2002到2008年我在北京当记者，主要报道当代艺术和文化，之后辞职去印度、西班牙等地旅行，旅行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对古典艺术、对日常生活所见的动植物这些主题产生浓厚兴趣，兴趣转移到艺术史、博物馆学上。

可能是在异国他乡有了文化上的“思乡病”，也可能是对当代艺术的“转瞬即逝”“好奇求异”感到迷茫，我反而开始对似乎是“陈迹”的古典文化有了浓厚的兴趣，从那时候起开始写作《中国艺术收藏史》。在写作中发现，赵孟頫、文徵明、王羲之等虽然名字为众人所知，但是大家对他们的人生、性情并不了解，他们的形象是模模糊糊的，对今天的人来说，他们是“著名的空心人”。既然如此，我就决定自己来写他们，这一写就持续了十四年，对我来说，写作古代艺术家传记的最大动力就是希望能让这些古人“活起来”。

羊城晚报：已经写了哪些人？

周文翰：我喜欢同时写好几部书稿，有的写得快些，有的写得慢些，也有写着写着就“烂尾”了，第一批写的是文徵明、赵孟頫、苏轼三个人，前两本已经出版，后一本《孤星之旅：苏东坡传》年底应该能出来。第二批写的是“扬州八怪”，王羲之，前者是因为我对扬州一直有些迷恋，想从扬州的城市变迁角度写扬州八怪，后者是因为写了前面三位书画家，有一段时间对书法突然很感兴趣，就追溯源头，写起了王羲之，明年应该能出来。还有几本都已写完初稿但还想打磨一下，有黄公望、倪瓒、李白、杜甫、白居易，基本上都是在写一个人的过程中，突然因为某个细节、某句话对另一个人产生了兴趣，转而就写其他人，如此就写越多。

孟頫、苏轼三个人，前两本已经出版，后一本《孤星之旅：苏东坡传》年底应该能出来。第二批写的是“扬州八怪”，王羲之，前者是因为我对扬州一直有些迷恋，想从扬州的城市变迁角度写扬州八怪，后者是因为写了前面三位书画家，有一段时间对书法突然很感兴趣，就追溯源头，写起了王羲之，明年应该能出来。还有几本都已写完初稿但还想打磨一下，有黄公望、倪瓒、李白、杜甫、白居易，基本上都是在写一个人的过程中，突然因为某个细节、某句话对另一个人产生了兴趣，转而就写其他人，如此就写越多。

羊城晚报：这些人有什么共同点？

周文翰：研究和写作这些艺术家、文人的传记之后，最大的感想是“龙有龙道，蛇有蛇道”，刺猬、狐狸各有归宿，每个艺术家的天赋、性格、背景都不同，他们有自己的成长之旅，成名之路。总的来说，这些艺术家绝大多数都是士人、官员，这是他们的核心身份，书法、绘画是他们的“业余才艺”。而吴道子、黄公望两个人身份特殊点，吴道子是画师出身，最初的身份是比较低微的，黄公望则是吏员、道士，打交道的也主要是底层人士。

羊城晚报：写古人最困难的是什么？如何把握虚构和非虚构的分寸？

周文翰：最困难的是“带着同理心理解古人”，即所谓“理解之同情”吧。今天的人因为看影视剧比较多，影视剧是快节奏、强冲突的模式，而实际上古人对时间的感知、对空

最困难的是“带着同理心理解古人”

羊城晚报：写古人传记要达到怎样的效果，有没有给自己设定目标？

周文翰：我希望写出活的人，同时写出真实的历史感、文化生态，我自己觉得在史料辨析、整体信息的传达上应该都达标了，但是在古代人物传记的“体式”或者写作技巧方面还在持续探索。比如，第一本《文徵明传：苏州的风雅传奇》努力想要挣脱“评传体”，但难免还保留了许多“评论腔”；第二本《不浪漫：赵孟頫传》的评论腔就少了很多，基本是按照传主的视觉、听觉展开叙述，在摸索如何处理史实方面的“硬信息”和个人感知的经验“软信息”的比率，即将要出的苏东坡的传记可能会更加平衡。

羊城晚报：写古人最困难的是什么？如何把握虚构和非虚构的分寸？

周文翰：最困难的是“带着同理心理解古人”，即所谓“理解之同情”吧。今天的人因为看影视剧比较多，影视剧是快节奏、强冲突的模式，而实际上古人对时间的感知、对空

中国艺术“地位”随中国发展“水涨船高”

羊城晚报：近些年来有些艺术史家如高居翰、巫鸿等人从海外的视角，撰写了一些有关中国艺术史著作，您如何看待？

周文翰：他们因为学者，基本是按照学术规范来写作的，许多具体的观点挺有意思和启发。我不认为西方人解读中国艺术就会“隔”，因为中国古代文化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了“专门知识”，无论中国人、外国人，想要严肃研究古代艺术都需要长期的学习和积累，都要慢慢摸索自己的研究方法和写作方法，

所以好的研究者肯定是“争奇斗艳”，无所谓“隔”不“隔”，最多是理解不同而已。

羊城晚报：包括毕加索、塞尚、凡·高、高更等人多少都受到中国传统艺术的影响，但之前似乎并没有引起足够关注，是不是需要更充分地评价中国艺术在世界美术史中的地位？

周文翰：在我看来，这很大程度上不仅仅与作家的写作、倡导有关，其实与中国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有关，比如在很多欧美艺术史家愿意承认中国

经历、中国艺术对他们的刺激或者影响，这是因为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世界经济、文化的影响自然就大了许多。随着国内大学的扩张和竞争竞争的激烈化，对中国艺术的研究还处于增加的阶段，我相信如果持续下去，包括与海外的出版界、新媒体增加交流的话，会促进外界或者说外国人对中国艺术的理解，如此中国艺术的“地位”自然会“水涨船高”，你本身成为一个强势的存在，自然会吸引别人的关注、研究、传播。

艺术价值“共识”随着时代演变

周文翰：我觉得21世纪的艺术家的基本境况是：一个人面对着数千年来、全球的所有视觉文化遗产和图像，眼花缭乱，这时候很难说是面向本土或西方学习什么，因为可供学习的知识、图像实在太多太丰富了，最多挑选几个细小的方向深入研究，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细分爱好、方向，实际上一个人只能向几个古人学习、致敬，类似一个个的小社群，不是以东西方

划分，而是以更细微的趣味划分。在此中“平衡”对当代人来说难度太高，还不如痴迷一两样东西好。

羊城晚报：在这样一个全民都画的年代，如何判断一幅画的艺术价值？

周文翰：这是我在《中国艺术收藏史》中研究的问题，简单地说，就是一幅画的艺术价值是各种利益、观念的互动形成的“共识”，具体每一件作品的“共识”都有差别，有的市场价格的高低是主因，有的皇家收藏履历是主因，有的创作者自带“名人光环”是主因，各不相同，很难给出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答案，而且这种“共识”也会随着时代演变。

洞见

她的作品是她自己构建的乌托邦世界

我眼中的残雪

潘程明

当我提起笔来写作家残雪的时候，真是不知从何说起。相信一般人，包括她的华人朋友及读者，都难以进入她创作的堂奥。

残雪，原名邓小华（1953—），湖南耒阳人，因家庭原因，残雪只完成小学课程，先后当过赤脚医生、街道工厂工工；结婚后，自学英语，在中学教英语，因没文凭不能转正，改学裁缝。1983年开始写小说，处女作《黄泥街》由李陀推荐，于1986年发表。

残雪的世界包括她本人及作品，都有点扑朔迷离，唯其如此，她才是唯一的，甚至是孤独的、拔尖的，因为是不可复制的。

好在我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与残雪交往，也曾与她做过一次访谈，对她的了解较多。

她本人及作品的语境都像残雪这个笔名，捉摸不定。也许这便是残雪自我塑造的扑朔迷离的世界——外人需要花大气力去探索这个若离若即的语境，才能若有所获——这也许说，只能说是一种感觉，这种感觉也许是虚无，因人而异。

她的作品是她自己构建的乌托邦世界。正如她自己说的，她已进入了“敢于探索到底的文学新领域”。

一位外国评论家指出：“对于残雪来说，从一开始就没有地点。她是以其作品《山上的小屋》《黄泥街》《天堂里的对话》和《突围表演》等标志出这一点的。自那个时候以来，残雪作品中的叙事是朝着那越来越诱惑着人的目的地行进，寻找着那越来越虚幻，但又始终是乌托邦、吸引着的乌托邦（这乌托邦没有地点，也不在任何地方）。”

残雪自称这是“异端境界”，即使中国读者不一定读得明了，也不一定乐意主动去读，但是东洋日本及西方很多国家的读者对她的作品却产生了莫大的兴趣，追捧不舍。她曾多次获得国外的文学奖。记得大约二十年前，有一位资深日本传媒人曾对我谈，收入世界名家名著、日本最权威的《岩波文库》，中国只有两位作家可入其殿堂，一位是莫言，另一位就是残雪。

残雪五六岁便接触外国童话，如安徒生的童话等，到了青年时期，开始阅读但丁、卡夫卡、歌德、



残雪

博尔赫斯、卡尔维诺和塞万提斯等人的作品，她早年跟我说，她还喜欢川端康成的《雪国》《古都》《千只鹤》和擅写古典叙事的官本辉作品。她表示，对西方一些代表作品如但丁《神曲》、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罗伯特·穆齐尔的《没有个性的人》等，她反复阅读多遍。

残雪并不一味崇拜西方。她称，中国作品中，她最喜欢《红楼梦》，她还喜欢鲁迅的作品，如《野草》等。她希望将中西文化的两种元素在作品结合起来，当她在创作中向纵深挖掘，“就会时刻感到我们的古老文化的魅力”。

残雪刻意创造自己的文字世界——那是她不断实验不断创新的自留地。她认为她的创作是代表大自然发声，在她作品中，人可以和树说话，甚至和空气说话，她自称是“自然的连体女儿”。

她认为，写实验文学的她，“必须对自己的身体具有超级的敏感，以及掌控全局的气魄”。她认为写得最顺手的是长篇《新世纪爱情故事》《最后的情人》及最近刚完笔的《迷人的异类生活》，她尝试从抽象的观念世界回到对世俗世界的观照，特别是《迷人的异类生活》，“作品的主题用几对情人之间的复杂爱情来体现文学的本质之美”，这是一部一反残雪的写作常态，并进入写实的世俗刻画作品，没有玄虚的悬念，只有世俗的人欲和关系——情色的释放。

可见残雪不断在挑战自己写作的极限，正如残雪的自我表白：“写小说是最大的释放——所谓腐朽化为神奇。所有从前的屈辱都是动力，你依仗它们做出美的事物。”

作家

书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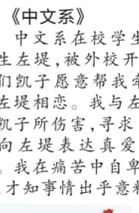
李师江，小说家，编剧，1974年出生于福建宁德，1997年毕业于北师大中文系。

著有长篇小说《逍遥游》《中文系》《非比寻常》《福寿春》《哥仁》《神妈》《福州传奇》等。短篇小说《六个凶手》《爷爷的鬼把戏》及《比爱情更爱》《她们都挺棒的》等小说集四种。另有部分作品翻译成英、德、日、韩等语言。编剧电影剧本《沃土》（王小帅导演）《六个凶手》（赵非导演）等。



《逍遥游》

讲述一代漂泊的文化人在“都市生活”里的孤独、失落与温暖。提出了一个“青春之后怎么办”的问题；当我们跨出大学校门，也就告别了那段无忧无虑的青春岁月，而我们如何进入这个纷繁而精彩的社会，并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这是一个无可逃避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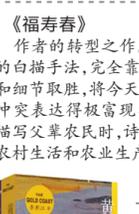
《中文系》

中文系在校学生“我”——师师，爱上女生左堤，被外校开除而投宿他寝室的铁哥们凯子愿意帮我拿钱，结果我发觉凯子与左堤相恋。我与左堤凯子反目。后左堤被凯子所伤害，寻求自杀未果，我终于有机会向左堤表达真爱，却发现左堤爱上老师。我在痛苦中自卑，主动退缩，在毕业之夜，才知事情出乎意料……



《非比寻常》

中文系学生“李师江”从北京毕业后，回到家乡福建，成了一名普通的机关职工。单位的沉闷和繁琐让他感到压抑，对未来的迷惘与期待又令他躁动，尤其是与大学时期女友左堤的异地恋，更使他陷入了深邃的情感挣扎……人是否有权利活得非比寻常？这是作者发出的终极之问。



《福寿春》

作者的转型之作。用的是中国传统小说的白描手法，完全靠扎实、生动、丰富的场景和细节取胜，将今天农村父子两代人的价值冲突表达得极富现实感和真实性。作品在描写父辈农民时，诗意地呈现了中国传统的农村生活和农业生产方式的魅力。



《黄金海岸》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闽东海岸的三个村庄，一群年轻人，如倔强的种子被改革的春风拂过，开始了狂乱野蛮的生长。三四十年来，滩涂上，工业经济的车轮碾向渔农经济，他们的命运在时代更迭中撞击出悲壮的火光。

大湾区文学，一个仍在形成中的新版图

赵睿诗

日前，中国文艺评论（暨南大学）基地揭牌暨“地方性与世界性：湾区文化经验与中国文学创新”研讨会在广州举行，包括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秘书长袁正领，中国作协副主席吴义勤，广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中山大学教授林岗等来自全国各地的40多位专家学者通过网上或网下的形式与会展开讨论。会议由广东省作协主席、暨南大学教授蒋述卓主持。以下为部分发言摘要——

吴义勤[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国故事的一个组成部分

大湾区文学概念是近些年提出来的，但作为一个实践其实非常有传统、历史，对整个中国文学特别是现代文学来说有非常独特的意义，对它的梳理和研究有很多工作要做。大湾区是东方与西方、传统与前沿、南与北、海洋文化与大陆文化、城市与乡村各种文化交汇点、碰撞处，这里所蕴含的文学经验非常丰富，对这种经验的挖掘，对当下的文学研究、文学实践很有意义，作为一个版图的有机整合仍在形成中。文学的使命是讲述中国故事，大湾区文学是中国故事非常

精彩的一个组成部分，新时代文学的实践为大湾区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丰富的样板。因此，怎么以文学意义及时地进入文学实践，为新时代文学的发展做一些理论的经验总结，非常重要。

杨剑龙[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岭南文化是大湾区文化的重要基础

岭南文化是大湾区文化的重要基础。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当代文论的建设与创新中，应该传承岭南文化的兼收并蓄传统，不仅需要传承大湾区的地域文化传统，而且需要接受其他地域的优秀文化，尤其应该借鉴与接受世界优秀文化传统，在文学理论、文学观念、研究方法、学术范式等方面，跟上世界文学发展与文学批评的潮流，在强调与突出粤港澳大湾区的文论特色与文论传统的同时，不断在兼收并蓄中建立粤港澳大湾区文论的风范与特色，在中国文论建设与发展中，奉献粤港澳大湾区的智慧与才情，从而推进中国文论的建设与发展。

林岗[广东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中山大学教授]：希望广东文学有一个新的面貌

湾区文化经验，是在地方性基础上

湾区文化经验，是在地方性的基础上。改革开放以后，粤语流行一时，可以说是凝结了湾区的文化经验，假如说要用一种方言来表达中国改革开放的文化，一定是粤语。

蒋述卓[广东省作协主席、暨南大学教授]：各种跨界写作正成为趋向



吴俊[南京大学教授]：湾区文化经验是在地方性基础上

湾区文化经验，是在地方性的基础上。改革开放以后，粤语流行一时，可以说是凝结了湾区的文化经验，假如说要用一种方言来表达中国改革开放的文化，一定是粤语。

林岗[广东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中山大学教授]：希望广东文学有一个新的面貌

阳山、陈残云，可能是眼界比较宽、视野比较好的作家，但他们都是外来的，不是本地的，他们所驾驭的语言是非常熟悉的普通话；而对本地的经验用本地的语言能够驾驭的那些作家，又没有一个好的文学的眼界或文学的素养。因此，希望将来的广东文学会有在这两方面都具备的、慢慢能够沉淀下来的作家，再次达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作家那样的境界，广东文学就会有一个新的面貌，恢复它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荣光。

蒋述卓[广东省作协主席、暨南大学教授]：各种跨界写作正成为趋向

大湾区文学必须是承接岭

羊城晚报记者 吴小攀

周文翰

论坛

大湾区文学概念是近些年提出来的，但作为一个实践其实非常有传统、历史，对整个中国文学特别是现代文学来说有非常独特的意义，对它的梳理和研究有很多工作要做。大湾区是东方与西方、传统与前沿、南与北、海洋文化与大陆文化、城市与乡村各种文化交汇点、碰撞处，这里所蕴含的文学经验非常丰富，对这种经验的挖掘，对当下的文学研究、文学实践很有意义，作为一个版图的有机整合仍在形成中。文学的使命是讲述中国故事，大湾区文学是中国故事非常

精彩的一个组成部分，新时代文学的实践为大湾区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丰富的样板。因此，怎么以文学意义及时地进入文学实践，为新时代文学的发展做一些理论的经验总结，非常重要。

杨剑龙[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岭南文化是大湾区文化的重要基础